

洋人旧事

张功臣 著

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龙思泰和他的《早期澳门史》
罗孝全和洪秀全的故事

华尔与洋枪队
赫德如何掌握了中国海关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
洋教习与同文馆逸事

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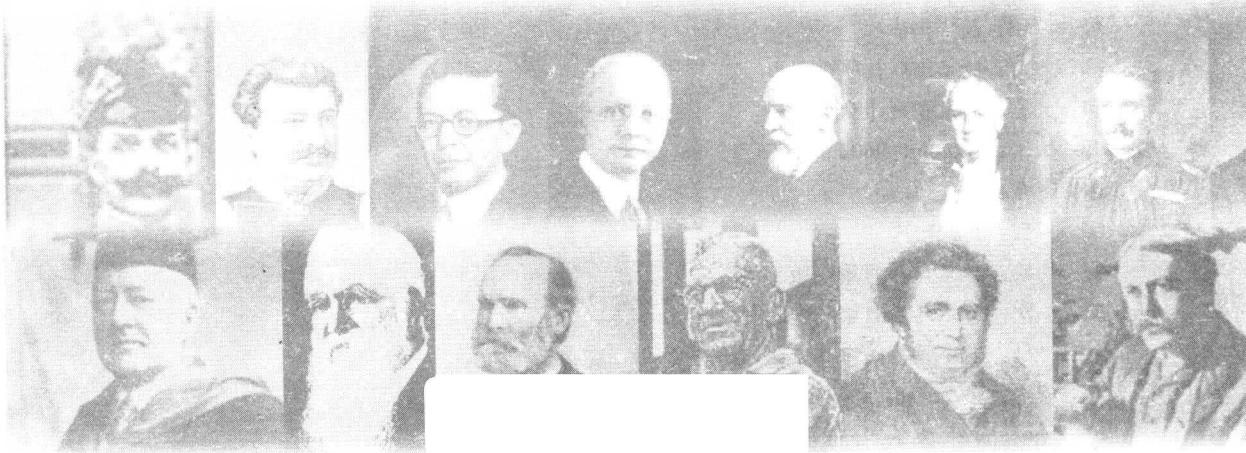
K812/26

2008

洋人旧事

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张功臣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 张功臣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11-8257-2

I. 洋… II. 张… III. 人物—列传—外国—近代 IV. K8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1928 号

洋人旧事

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作 者：张功臣

责任编辑：黄春峰

封面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257-2

定 价：36.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 89201322

引言

本书讲述的是 19 世纪中叶和 20 世纪初若干洋人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经历，共十七篇，除了讲同文馆洋教习的一篇涉及人物较多，其他每篇各记叙一个洋人的“中国故事”。

书中人物大部分活动在清末民初，此时，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正逐渐为中国人所领教，不少来华洋人因为技术在握，同时怀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因而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些人物，国内专事研究者并不多，由于时过境迁、资料缺失等各种原因，形成了近代历史研究上不少空白点。以至于一些当时声名显赫、地位举足轻重的洋人，在历史的篇章里仅留下了只言片语，或者一个模糊的背影，这对于后人来讲实在是一件遗憾之事。另一方面，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时人记载里也演绎出很多逸闻奇事，很有阅读的趣味；但这些以笔记、杂史等面目出现的篇什，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众，作茶饭后的消遣尚可，如果视作信史并借此认识、理解那个时代，则大多都靠不住。幸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近年来国内引进出版了不少有关的原始文献、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时人所作传记、纪实等等，使后人眼界大开，特别是一些有关历史上关键人物、重大事件的资料，阅之常有迷雾渐消、茅塞顿开之感，这也使我产生了以适当的形式还原其中一些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愿望。

这愿望终于结成了眼前这本书，呈现给有兴趣的读者来检验，于我来讲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因为历史毕竟已经远去，能使其复活一些气息的，只有奇妙的文字了。加之书中人物大部分属于鲜为人知，或闻其

名而晦其事的，就更有介绍出来的必要，因为通过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人与事，读者可以看到中西交往史上一个艰辛、曲折时代的缩影，更能够体察近代中国社会一些深层次问题产生的因果，引发出触类旁通的思考。

和生活在艰难时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本书中这些身份各异、生活时代不同的洋人，在与中国结缘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顿和磨难。他们大多早在十九世纪后期陆续来到中国，属于拓荒式的人物，在清廷尚不知英美各国位于地球哪一端、百姓视高鼻深目的洋人为鬼魅的年代，来华洋人与中国人交往，并且开拓自己的事业，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些异乡客的经历中，才充满了尴尬、无奈和困厄，让我们看到近代中西交流史上独特的一页。比如开篇中的主人公马礼逊，作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严厉禁教的嘉庆初年来到广州，藏身于外国洋行，在基本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执著地翻译《圣经》、编纂《英华字典》，若不是心中有个上帝，如何能坚持下来做完这一份“圣工”？还有太平天国的洋兄弟罗孝全，历尽千辛万苦投奔了太平军，想借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却逃离天京，成了洪天王的坚决反对者。这些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即使一些在中国取得了功名的洋人，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与中国结成的关系，最后总是不欢而散。比如书中用了大半辈子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书籍的傅兰雅，把他在中国的奋斗称作“南柯一梦”；民国时期最有名的洋顾问端纳曾经服务过历届当政者，离开中国时却形影相吊，黯然神伤；即便是贵为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晚年时回忆往事，唯有无奈的慨叹……他们的经历跌宕起伏，作为不同文化在最初的碰撞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充满了有价值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他们的故事大都笼罩在一种阴郁的气氛里，无一例外交织着困惑、龃龉乃至重重痛苦和矛盾，或者可以这样说，在旧中国的社会政治舞台上，这些洋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但他们上演的是同一个主题的悲剧。本书力图用文字展示这一幕幕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剧中人物的种种行迹，有全景，有特写，也有

片段，尝试向读者再现远去时代的一个个背影，使这一页模糊的历史借助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变得具体、清晰一点。

近代来华洋人多矣，在本书中出现的人物有的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大名鼎鼎；有的则长期湮没在史海里，不为人知。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故步自封，以世界老大自居，但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除了贸易季节在沿海靠岸的商船及很少的拓荒传教士，东来者寥寥；各通商口岸陆续开埠后，在巨大的商业利益诱惑和推动下，西方人才开始深入中国的各个领域，来华洋人中不仅有了更多的商人和传教士，也涌入了大批的新闻记者、外交官、军人、探险家和其他各色人等，他们的背景、职业和来华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人都是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和个人成功的强烈欲望来到中国的。如果用一个词来统称，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冒险家”。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来华洋人中，一部分人随波逐流，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部分人则因为各种机缘，在中国度过了漫长岁月甚至一生，并在有关历史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本书涉及的一系列人物可以称作是冒险家中的精英，他们初来中国时都很年轻，和当时许多向往东方乐园神奇浪漫情调的洋人一样，是来中国寻找刺激和冒险经历的；有些人最初计划在中国只逗留几个星期、几个月，但中国的吸引力如此强烈，以至于有的人在许多年之后才返回故乡，有的人则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们都有着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智慧，通过抓住机遇和个人奋斗在中国取得了成功，有的人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民国政府顾问莫里循、著名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等还获得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荣誉和地位。我们常说在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重而广泛的影响，那么透过这些洋人的故事，也许可以更具体、更生动地看到这种影响的每一个侧面。

同时，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展示，我们也许还应该对某些简单的历史结论和标签式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反思。比如赫德、莫里循、庄士敦等人，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在脸谱化的描述中，他们都被定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政策的代理人和

急先锋，不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便是贪婪无度的牟利者，这样说未免太着急、太简单。其实赫德统治中国海关 45 年间，是清政府的一个忠心耿耿的高级奴仆，为了获得地位、荣誉和金钱，他工作勤勉有加，殚精竭虑，每天办公达十几小时，在任期间只回过两次英国，在其苦心经营下，中国海关成了当时少有的管理严格、运转高效的办事机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莫里循因充当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历史上颇负骂名，但在向西方介绍和宣传中国方面出力甚多，同时在揭露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促进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方面也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至于庄士敦这个愚昧效忠外国主子的叛逆者，由于其“帝师”身份，人们常把他视为英国政府的间谍，把他的所有作为都与溥仪复辟联系起来，这实在夸大了这位“苏格兰老夫子”的作用和能量。好在也随着相关历史资料暴光和内幕披露，也随着时光的推移和观念的更新，人们对许多历史人物认识更理性、理解更宽容，相信读者通过本书归集的史实和叙述的故事，对书中每一个洋人在近代中国的表现都会得出恰当的评价和判断。

本书欲为读者了解和思考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生动的参考，但由于作者学识功力不逮，搜集掌握资料有限，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于万一，则于愿足矣。此外，为了方便阅读，文中引用的文献资料未作一一注释，仅在书后列举了主要篇目，敬请译著者谅解。最后，感谢责任编辑黄春峰先生在本书的策划及学术规范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还要感谢在浩瀚书海中关注到本书的读者诸君，在过去的几年里，是各种机缘促使作者走近洋人与中国这个有趣的学术领域，进行追寻探索；今后，作者当以更大的努力延续与编者和读者结下的不解之缘，以回馈当下历史给予的可贵机遇。

2007 年小雪日于北京西三旗

目 录

引言 (1)

纸上拓荒

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1)

来到广州后,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牧师马礼逊学到了一个新的中文词儿——“嘉庆”,这是当朝皇帝的年号,但是对于马礼逊来说,选择嘉庆十二年这个沉闷而敏感的年份来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和庆幸的事情。这意味着他绝不能在公共场合暴露真实身份。

怀念的理由

龙思泰和他的《早期澳门史》 (31)

人们怀念龙思泰,并不因为他在清乾隆年间作为瑞典洋行的大班,较早地参与了中西贸易的拓荒;也不因为他在任瑞典驻华总领事期间,办理过两国之间的许多交涉;更不因为他长期居留澳门,连尸骨也埋在了异乡.....怀念他的理由实在很多,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在晚年写出的《早期澳门史》这本书。

太平天国的洋兄弟

罗孝全和洪秀全的故事 (44)

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籍籍无名、孤独无助的广州南关天字码头礼拜堂牧师罗孝全的命运,将因为偶尔读到的一张旧报纸发生某些变

化。他的名字和使他眼前一亮的那个名字，将在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推动下被必然地安排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一出充满了喜剧色彩的悲剧。

有神自西方来

华尔与洋枪队 (63)

《北华捷报》头版右侧的要闻栏里，华尔正斜睨着一双深褐色眼珠，严肃地、若有所思地盯着所有议论他的人们。他紧闭的嘴巴和宽大的下颚让人想起在码头上动辄拔枪火并的亡命徒，或者在远海上杀人越货的强盗。在上海滩有钱的绅士们看来，华尔的这副尊容既让人感到宽慰，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与不安。

向上爬

赫德如何掌握了中国海关 (82)

从 23 岁的大学毕业生到爬上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宝座，个头矮小的爱尔兰佬只花了不到 6 年时间；从 1863 年到 1908 年，炙手可热的洋大人掌管中国财税长达 45 年；从英国女王授予的爵士称号到清政府加封的太子太保衔，忠心耿耿的财神爷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国得到最高荣誉的外国人。

电火亮萤虫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 (100)

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而来，带着伤心破碎的梦离去，江南制造局的科技翻译官傅兰雅在踏上归途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把自己在中国 35 年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是中国利用了他，还是他利用了中国？这不止是傅兰雅、也是每一个的西方冒险家面临的问题。

“狗逮猫”时代

洋教习与同文馆逸事…………… (117)

同治元年六月的一天，京师总理外国事务衙门隔壁的“同文馆”传出前所未闻的读书声。一个别有企图的洋教习，一群满蒙八旗贫寒人家的子弟，一座长满了荒草的院落，这就是恭亲王奕訢开办的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的情景，也是中国人学习外国语的开端。

远方来了个骆驼队

普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亚探险片段…………… (155)

从柴达木盆地东南到克里雅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大都是欧洲人没有涉足过、中国人更没有踏勘过的领域，自古以来，熊、野牦牛、野驴和羚羊在这里成群结队地游荡，自由自在地生活。可是，回荡在山谷里的枪声，正宣告着这一切的结束，预示着动物们厄运的来临。

黄海噩梦

“镇远”舰帮带马吉芬…………… (171)

天将亮时，纽约一家私人诊所传来一声枪响。当护士冲到马吉芬少校床前时，发现他饱受折磨的身体已趋于平静，疲惫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这一天，距甲午海战已两年有余。在北洋舰队“镇远”舰上，马吉芬曾向装备优良的日本军舰展示了自己的勇气；现在，他以无畏的死表达了对中国的忠诚。

黑暗的记忆

甲午战争中的一个日本间谍…………… (200)

在旅顺后路上岸的二万五千名日军中，向野坚一的装束看起来与众人不同。他身着马褂、棉裤，肩上挂着沉甸甸的褡裢，再加上背后拖着的长辫子，实在看不出他与当地的中国人有何区别。谁会想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色所担负的使命，将在此次作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白皮肤洋大人

方苏雅的云贵高原之旅..... (222)

如果单是赴昆明府上任,这位留着八字须、身穿镀金纽扣制服的领事大大可不必花去近一年时间,选择一条漫漫水路前往目的地。他此行的真正的任务是:考察与法属殖民地越南邻近的粤、桂、黔、滇四省的资源,研究修建一条连接越南河内到中国云南的铁路的可能性。

一出离奇的戏剧

辛博森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244)

当两万义和团民将北京内城团团围住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集聚着数百名外国人及更多的中国基督徒。在这一批地位不同、焦灼不安的人们中,就有中国海关一个小小的录事司辛博森的身影。他参与杀人抢劫的行为,不输于疯狂的联军士兵;他不加掩饰的记事,更让后人瞠目吃惊。

与上一个百年之初有关

莫理循二三事..... (260)

在同时代人的印象里,莫理循是一个说话一板一眼、办事一丝不苟,富有梦想,交游极广却有些倨傲的标准“英国绅士”。从一个精于业务的职业记者成为大英帝国忠实的辩护士,再到当上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中国经历构成了早期西方冒险家在华活动及个人命运的一极。

在暮色中离去

多面的端纳..... (274)

端纳在华40年间,先后为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等作顾问,参与并影响了其间中国政坛的许多重大事件。热情的笑容、过早变白的满头银发和直率豪爽的性格,是他出入中国政治舞台的通行证;精明的建议、大胆的主意和出人意料的行事方法,是他在历史关键时刻能够化解危机的秘诀。

风中幼树

胡美与湘雅医院 (291)

雅礼诊所开业时，胡美的高鼻深目和西医的外科手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沙街头正流布着的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的传闻，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医生“宰割”，以证明西医的疗效。

身陷临城劫车案

“洋票”鲍威尔 (305)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异乡夜，从“蓝钢皮”火车的头等车厢里一觉醒来，他竟成了自己亲手编发过的那些司空见惯的绑票新闻中的一个角色，作为中国土匪的“贵客”，同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一起扬名全世界了。

最后一个帝王师

庄士敦外传 (322)

庄士敦并不是高深莫测的人，说他是安插在溥仪身边执行秘密任务的英国探子，委屈了他；说他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夸大了他；说他是把溥仪教养成“英国绅士”的模范教师，则拔高了他；其实，庄士敦就是一个真心臣服中国文化的苏格兰老夫子，一个愚昧效忠外国主子的叛逆者而已。

参考文献举要 (338)

纸上拓荒

马礼逊在广州的地下传教生涯

英国来客

广州的九月酷热难当，已经是深夜了，沙面 85 码头洋行街上一家美国商行的货栈里，还有一个人没睡。屋子里依然像蒸笼一样憋闷、焦躁，让人喘不过气来；湿重而黏稠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堵住了身体的每一个汗孔。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知道，今夜，他是无法入眠了。他叹了一口气，从皱巴巴的蚊帐里钻出来，点上蜡烛，决定把日记写完，再写几封信，用来打发自己来中国后的这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马礼逊画像。

草莎纸的日记本还保留着海的气息，夹杂着咸丝丝的记忆，让他不禁回味旅途的风浪、劳顿和苦闷。从英国伦敦出发、转道美国纽约，最终到达中国最繁华的商埠广州，这漫长的 7 个多月里，他完全是靠着一遍一遍诵读《圣经》，一页一页在这个日记本上记录自己的冥想和期待，才终于一天一天打发掉这一大段无聊绝望的时光。

“当你经过水上的风浪时，我必与你同在。”《圣经》里，上帝曾这么应许过他，而且成全了他，使他平安地到达了中国。在马礼逊看来，这完全是自己一路上不停地祈祷和读经的结果；要不然，那小树叶一般飘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波峰浪谷间的

双桅船，早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几乎每隔几天，随着浪涌袭来，船上总要上演一幕像群魔殿里才可能出现的景象：在头顶上炸裂的雷声和闪电，绳索的吱嘎声，帆布的拍打声，船长、大副和葡萄牙水手夹杂着老式英语和东方语言的叫喊声，倾侧的船舱里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每次都要足足闹上一两个小时。如果是风暴来临，刮风之前先是有一阵天昏地暗，紧接着风暴隆隆地驶来，携带着难以形容的大雨，简直是整桶整桶地从天上倒下来。那情景，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见过。

“到中国去的航程是最长最远的航程”，将近二十年后，马礼逊在他的母校霍克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中回顾航程中的大浪和风暴，仍觉得心有余悸：

出发一个月内，我们尚可看见青枝绿叶，但是过了南非好望角后，船就驶入了暴风雨常发的海域。

到7月份，要经过一段非常寒冷的地带，我们可以目睹比山还高的汹涌澎湃的巨浪直冲船头，使船身颠簸得东倒西歪。在那一带，有些最好的船的桅杆会被飓风吹折，有时甚至遭到沉船的厄运。

到了接近中国的南海，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船只的残骸漂流在海面上。如此一路航行直到9月，我们才能抵达广州。

但是，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盛夏的这个晚上，马礼逊翻看着自己的日记本，却感慨不起来，心里只有庆幸的份儿。每天坚持写日记，是出发前他给自己规定的修行课。到达目的地之日，因为身心疲惫，过度困乏，这天的日记只写了寥寥几行：

1807年9月8日 广州美国商行 礼拜一

上帝的慈爱之手终于带领我到达被指派要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在晚上抵达广州的。那集结在岸边的许多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只民船来往穿梭时人们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当我乘坐的船驶过民船时，我看到有无数点燃的香火在其船头闪闪发光，向他们的神明表示崇敬。

我对自己说：“这许许多多无知的，但聪明灵活的中国人，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在这段见闻后面，马礼逊又添了几句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的话：“可是，

我又想到，我们不列颠的祖辈们是如何呢？在非洲的霍屯督人是如何呢？马大、玛利亚和约翰又是如何呢？”他读了一遍上面的内容，扔下笔，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不住地责备自己：这闷热的鬼天气，真是把人搅糊涂了，怎么能把祖辈、非洲野蛮人和《圣经》里的先知们混为一谈呢？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儿，不止是北回归线以南湿润地带由常年的热蒸汽和苔藓酿成的潮气，还掺杂着一丝丝奇怪而熟悉的味道——哦，想起来了，是香料、丝绸、茶叶和上了釉彩的瓷器瓶堆积在一起的特有的风味。他在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的底舱里闻了足足五个多月。当然，还有老鼠尿的臊味儿；四处爬行的蜈蚣带来的辛辣气息，有一次，他在桌子底下捉到过一只，有6英寸长；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还是船舱里久积不散的人的味道，那味道让他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以呼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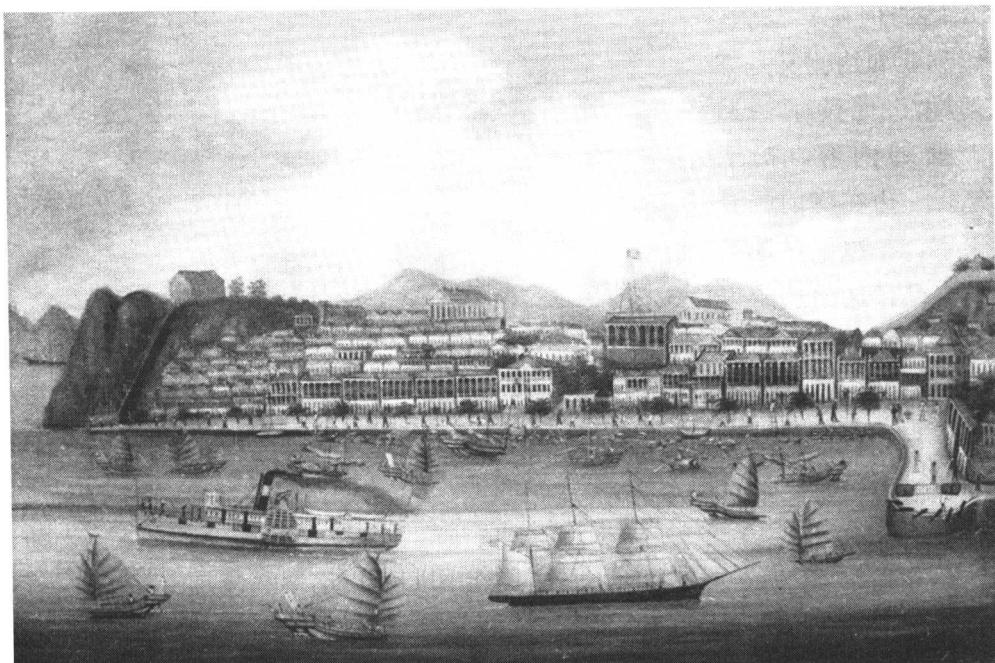
他索性钻出屋来，去到庭院里透透气。院子里没有风，感觉不到丝毫凉意。潮湿的空气无声地蒸腾着，使人倦怠。这时候，临街的石板路上，一阵“空空空”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随后出现的是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影，手里正有节奏地敲击着一截竹筒状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更夫。更夫感觉到对面栅栏里站着个人，便停住脚步细加端详。

就着月光，他看到的马礼逊是小小个子年轻人，长着一头曲卷的金发，顺着鬓角形成络腮，显得老成持重；鹰钩鼻子之上，是一双忧郁而沉静的蓝眼睛，这一切看起来和他25岁的年龄不大相配。更夫没有上前搭话，他想：



19世纪初的一幅玻璃画，描绘了广州洋行的风貌。马礼逊到广州后，美国商行大班根据他从纽约带来的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介绍信，在商馆里为他提供了落脚处。

这个夷人面相陌生，定是初来乍到的；按照官府的规定，他必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衙门口的巡房。



十九世纪西方画家笔下的广州洋行街景。

其实，用不着这个更夫多舌，就在当晚马礼逊在沙面码头上岸时，美国洋行新来了一个夷商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街头巷尾。而此时，马礼逊回到桌前动手写的一份长信，正在描述这一情况：

我到了广州，住在美国商行里。使我十分紧张的是前来商行的中国人，总要围着我，要晓得我是谁，是干什么的，做什么样的买卖等等，这种状况使我心烦意乱。但我仍能克服并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安然应对……我在这里被当做美国人，因我绝不可在公共场合暴露我的身份。

如果月亮识字，它便能看到，这封信是写给英国伦敦传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的，而写信人马礼逊虽住在美国洋行里，却是一个不受官府

欢迎的英国人——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国秘密传教的第一个牧师。

使命召唤

马礼逊生于 1782 年 1 月 5 日，是英国北部诺森伯莱郡纽斯凯尔镇一个鞋坯作坊主的最小的儿子。此地距伦敦有三百英里之遥。他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仅带领全家信奉上帝、遵守主日，后来还在镇上的教堂里担任过多年长老。马礼逊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制鞋手艺，同时也得到了特别严格的宗教熏陶，13 岁时他曾在教堂的礼拜式上全文背诵圣经中的《诗篇》第 119 篇，令众教徒惊叹。一位牧师为了测试他的记忆力，“还叫他倒来倒去背诵所选的其他段落，结果没有一点差错”。16 岁那年，他受洗加入英国长老教会，成为一名教徒，一边帮助父亲操持家业，一边自学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又过了五年即 1803 年 1 月，他向位于伦敦市内的霍克斯顿神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得到批准，开始正规地学习神学课程。

到此为止，青年马礼逊的生活道路平坦无奇。在那个时代里，走近上帝，从事“圣工”，是不少在循规蹈矩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理想，是一条令人羡慕的“正途”。

在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的第二年，马礼逊在参加一次海外传教祈祷会时受到启发，萌生了当海外传教士的念头。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去海外传教不仅需要勇气和毅力，而且必须经过足够的训练并在相关大学里深造，最重要的是还要通过教会严格的审查。而马礼逊拥有的仅仅是去海外传教的决心。他把这一点写进了呈递给伦敦传教会审议委员会的申请书中，并发挥到了极致。后来，他的这份申请书被公认为此类文件的“典范之作”：

……我现在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一名赴海外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我在祈祷中向主说，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知道耶稣要求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上帝的救赎是赐给普天下各族、说各种语言之人的。我也牢记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给每一个生灵”。我认定这是我的职责，要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让上帝派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我家乡的亲人们，在城里的朋友和有圣职授予权的人都曾经劝